

红色印记

“我们井冈山上会师！”

□ 一秋

井冈山的风景，一路醉人，更是铸魂。“我们井冈山上会师！”午夜时分，放在桌上的手机忽然微微一振，我打开一看，是陶斯亮大姐发来的信息：小邱，今年是妈妈去世25周年，我们7月份在井冈山搞一个祭奠活动，你能参加吗？我当即回复：如无非常特殊情况当争取前往缅怀。

这则消息让我内心隐隐有了新期待。26年前我有幸在中组部和宁德地委抽调晋京协助老同志曾志整理回忆录，聆听她的教诲，深入追寻她的革命足迹。由于这一特殊渊源，我也一直想去井冈山小井拜谒一下她的墓，却始终未能如愿。这一天终于到来，却已是25年后。

炎炎烈日，蓝天白云。小型客机在高空负重飞行，巨大的涡轮发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我身处其中，却止不住许多浮想，毕竟是头一回上井冈山。

“我们井冈山上会师！”我想起曾志当年上井冈山，仿佛听到了那一串急促的脚步声，风云际会，扑面而来——1928年4月，曾志随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作为一名革命者，此时她虽仅17岁，却已有两年革命斗争经历。她原名曾昭学，1911年4月出生在湖南宜章。父亲是一位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他送曾志去新式学堂读书，还对女儿参加革命给予最大的支持。受到新思想洗涤，1926年，15岁的曾昭学考入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报名时改名“曾志”。同学好奇地问：“为什么要改名？”她回答：“我要为我们女性争志气！”同年10月曾志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最早一批投笔从戎的女战士之一。1927年春，曾志从讲习所毕业，担任中共衡阳地委组织部干事。同年到郴州开展地下工作，任郴州中心县委书记、郴州第七师党委办公室秘书等。之后她就上了井冈山，与吴仲廉、彭儒并称“井冈山三姐妹”，成为当时红军中杰出的女性代表。

在井冈山，她恪尽职守，担任过红四军后方医院党总支书记。这所医院也是红军创办的第一所正规医院。她认真开展工作，到医院不久就筹备着过新年。为了让伤员们高高兴兴地过好年，她在医院里组织了演戏、唱山歌等娱乐活动，让这些病痛的伤员个个露出了笑容；怀孕期间她仍坚持参与医院建设，与医护人员和伤病员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在这里，她出生入死，参加了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和战友一起以少胜多，粉碎了国民党对井冈山根据地发起的第二次“会剿”。“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我们井冈山上会师！”我们深切感受革命者的大爱与无私奉献——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发的前一天，曾志突然接到毛泽东从茨坪写给她的一张纸条，要她随主力红军出发。原来前委为了做好沿途的群众工作，成立了一个工农运动委员会，下设妇女组，考虑到曾志做过地方群众工作，有经验，就推荐她为妇女组组长。此时孩子出生才26天。但为了革命事业，她把孩子托付给王佐部队一个叫礼保的副连长寄养，然后拖着虚弱的身体毅然随部队离开了井冈山。此后孩子失去音信，直到23年后才找到——为做好回忆录撰写工作，我曾由中组部办公厅介绍到了广州，重点走访了广州电业局，聆听了“曾志寻子”的故事——1951年夏天，时任广州电业局党委书记的曾志委托一个参加井冈山访问团的同志帮助打听孩子的下落。访问团同志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很快找到了23岁还不知道自己亲生父母是谁的石来发。“妈，我是您失散23年的儿子！”当石来发怀着惊喜来到广州，终于见到了日思夜想的妈妈，相拥而泣，却只待了20多天，便被妈妈依依不舍“打发”回了井冈山。后来，当农民的石来发希望妈妈在北京安排一份工作，但身为中组部副部长的

曾志，没有满足儿子的心愿，而是语重心长劝他扎根井冈山。后来，石来发当了几十年护林员直至退休……

而她那颗心却始终为老百姓搏动。1983年10月，离休不久的曾志重返50年前战斗过的闽东，了解到闽东尚未摆脱贫困，尤其未定为老苏区、老根据地，享受不到应有的政策，特别是当年为革命做过贡献的“五老”（老地下党员、老游击队员、老交通员、老接头户、老苏区干部）生活没有保障时，便秉笔直书，结合20多天的调研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向中央书面报告。1984年中办发出8号文件，闽东老区身份终于得以确认，许多问题得到解决，闽东老区人民逐步过上了幸福的日子。

即便在弥留之际，曾志还心心念念着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她嘱咐女儿陶斯亮将自己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6万多元钱全部捐献给祁阳和宜章两县的“希望工程”，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出最后一次力。

“我们井冈山上会师！”一声呼唤引动思念如雨——1998年6月21日21时39分，曾志在北京逝世，享年88岁，遗体于6月26日在北京火化。原本可以在北京八宝山安息的她，却选择了安静地回归井冈山。她的女儿陶斯亮和儿子石来发本想为一生历经磨难的妈妈在井冈山修个好墓，谁知母亲生前特别给党中央写信，在《留言——生命熄灭的交代》中叮嘱：“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不在家中设灵堂；京外家人不要来，北京的任何战友不要通知……遗体送医院解剖，有用的留下，没用的火化。骨灰埋在我曾工作过的井冈山小井红军医院旁的树林里。”中组部根据曾志同志生前遗愿，丧事从简，不举行送别活动。她的子女遵照母亲生前嘱托，将其骨灰安葬在井冈山的一处小山坡上。400米之外，就是当年她工作战斗过的红军医院，以及惨遭敌人杀害

的130多名战友的集体墓葬。小小的石碑上镌刻着“魂归井冈——老红军战士曾志”11个红字。陶斯亮在给妈妈的小花圈上这样写道：“您所奉献的远远超过一个女人，您所给予的远远超过一个母亲！”

魂归井冈，与小井烈士墓相邻，和巍巍青山作伴。一位忠贞不渝的红军战士、一位充满传奇的女革命家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波澜壮阔的一生归于平静，如今静静地躺在这棵不知名的树下。这块不起眼的小石碑下面安息的伟大灵魂，却让多少人心向往之。

时间像急流一样飞快地奔跑着，25年过去了。炎夏清晨，小雨初霁，井冈山上的一切都很清新、凉爽。上午我们从井冈山宾馆所在的茨坪往西北6公里，在小井下车后，沿着一条不起眼的山坡小径缓步拾阶。“到了。”不过五分钟，前面的同志叫了一声。我伸长脖子努力朝前看了看，在灌木和草丛遮蔽的偏僻小山坡的一棵树下，一块裸露地表未经雕琢的石头，毫不起眼。仔细辨认石碑上那一行字方知所在。但这里却安放着一颗伟大的灵魂，这块石碑也在岁月中愈发铮亮。据陶斯亮介绍，当年她撒下母亲骨灰时，一个无心之举——放了一块石头（只为以后好辨认母亲的骨灰撒在了哪里），万万没想到，竟成为井冈山最感人的景点之一，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来这里凭吊。

我们看到，石碑周边甚至树干上，或摆放或粘帖着许多党徽，那一枚枚不知名的凭吊者留下的心意，无疑代表了崇高敬意和深切缅怀。

石来发大哥活着的时候，每年都会拿着一小桶红漆，把“魂归井冈”几个字描得鲜红。孙辈依然在薪火相传。曾孙蔡军从驻港部队退伍，还经常被井冈山干部学院等机构请去讲述祖奶奶的故事，一次次质朴又饱含深情的表达，感动了成百上千万的人。



葛仙村夜景

怡情诗笺

葛仙村散记

(一组)

□ 李晃

山中来信

信上说，前夜的月亮有些慵懒
像山间的云雾，走到哪算哪
香黄了，枫红了，竹林睡着了
瓢泼雨，一步一步地丈量前程

信上说，昨晚的星空窃窃私语
闲聊家长里短，拉扯乡亲故旧
劈柴在灶膛深处跳起舞蹈
那是灯盏裸露出了五谷的清香

信上说，山中的时光已经贮存
一帧一帧。就挂在天境台的额前
眼下的，将来的，热烈或者宁静
诸神亲眼目睹。山水落入凡间

信上说，处处欢喜，处处诗意
处处弥漫着思念的风，乡愁的风
信上还说，“山不见我，
那我便去见山”……

山的海拔

日落黄昏时，我站在葛仙山顶
与大葛仙殿对视。没有人告诉我
神不知道喊冷，仙不知道叫饿
葛玄祖师已褪尽尘埃，羽化归真

信仰或修行，神仙帮众生穿针引线
苍穹之下，每个故事都是一言难尽
每一段行程，都饱含着敬畏与虔诚
每一声祈祷，都能托起群山与晚霞

挂上了许愿牌，一切便都是崭新的
多么火红的颜色。给人们带来了期许
而我，只对着香炉峰展开了笑颜
我从仰望白云，但仍可抵御风雨

风吹来夜暮，试剑石就腾起火光
雨打在山门，脚下的土地离天空最近
与山的海拔相遇，与山的海拔告别
我托鸟群送信，“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山水可望

水在山的怀抱里，翻开一页一页草木
山在水的笑靥里，荡起一圈一圈涟漪
让脚步慢下来。它的源头来自泥土
跋涉之后，我们还保留着一颗宁静的心

但山与水，都只能算是一种意象吧
宝灵仙街的水房子与石板路要具体一些
月崖巷的古朴与精致要更加生动一些
圆方飞瀑与水幕电影更缥缈梦幻一些

四时之景，葛仙村总能拿捏得恰到好处
人们远道而来，将黑夜感动得无比辽阔
众妙间小心翼翼地，与季节交换秘密
灯光熟透了。频频向我打探庄稼的消息

我不是神仙。我只是站在自己的主峰
站在自己的山水里，勤洗得失荣辱
我起身。我云游。为青山让出绿水：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



第 2291 期

邮箱: cuilan1972@sina.com

电话: 0791-86849202

品读江西

青铜千钧

□ 彭文斌

风吹沃野，稻香赣江。

我的目光呈扇形，搜寻着那座业已消失的牛头城，收集着一个以青铜虎为国徽的方国信息。高大的城垣偃卧于山冈、坡地，高光时刻凝固为泥土、残片，朴拙的陶文隐藏了曾经的风花雪月与爱恨情仇。

那个神奇的方国，名曰“虎方”。心中何其惆怅。对于一个曾经活跃于赣江、袁河交界处的部落，我们只能粗线条地勾勒其轮廓，甲骨文上的象形文字有限，文明的初光被草木所湮没。国为何名？牛头城与安阳殷墟之间存在着何等关系？赣鄱平原上，曾经散落着怎样的渔歌、牧歌和樵歌？一切不得而知。

心中又何其壮烈。是的，有一座商代青铜博物馆，足矣。透过逃离的时间尘埃，我看到了青铜王国的风度，领略到了青铜时代的气度，触摸到了青铜子民的温度。

这儿是江西省新干县大洋洲镇，自古以来，地势平坦，河流纵横，气候温和，雨量丰沛。在早期城邦文明时期，此地的原始农业便极为发达，作为南北交通要冲的牛头城，其政治、经济、文化浇灌出各色花朵。如果按现代人的标准来看，这座面积约36万多平方米的古城不过弹丸之地，但在4000多年前甚至更远的商代后晚期，它有足够的资本翘楚南方。

金黄的稻浪在起伏。这种情景，年复一年，从商代一直重叠至今。曾经的宫阙区、曾经的陶坊、曾经的居民间巷，如今被庄稼所取代。许多物件早已腐朽，与大地再不分离。也有不少物件依然倔强地保持着其本真，比如青铜器，它们是工匠们留给后世的尊贵礼物，它们保留着工匠的体温，也以特殊的方式讲述着一部本土文化故事。我想，在这方神圣的土地上，或许也出现过武丁那样的中兴君主，诞生过妇好那样的杰出女性，成长过伊尹那样的人中龙凤。在历史的星河里，总有人会替世间酿制蜂蜜，制造温暖。

触景生情，我的脑海里跳跃着《诗经》里的句子：“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古风，适宜在此刻传扬。大地上的事物，忽然间变得温婉起来。

在表现远古文明的时候，当代的文学

艺术工作者似乎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冷色。我见过一幅关于牛头城的图画，但见一弯寒月悬于城门之上，几只怪鸟掠过夜空，充满玄学一般的神秘，整个画面沉郁肃穆，令人难以释怀。面对故物遗迹，我们往往陷入一种不可名状的情绪之中，既为往事不可追而伤怀，也身不由己地去祭奠时间。这原野之上，何处不是时间的荒冢？

泥土深处，埋葬着更多的谜底和迷局。我们，迟早要与之相遇。也正因为如此，江西的考古时有惊爆之作。

于是，北有海昏侯，南有大洋洲。

二

走进大洋洲商代青铜博物馆，迎面遇见那件“伏鸟双尾虎”青铜器。刹那间，我涌起如是感觉：相比海昏侯墓的沸沸扬扬，大洋洲可谓冷冷清清，甚至不为江西人所知。

顿时，心中一阵戚戚然。眼前的青铜器却像一朵朵花，暗自绽放，暗自妖娆，无论沧海桑田、陵谷变迁，只以坚若磐石的定力守候在时间的深处，等待昭昭天日。

一件青铜器，半部殷商史。作为百兽之王的猛虎，此时一敛锋芒，任凭一只鸟停歇于背脊上，虎不惊鸟，鸟亦不惧虎，虎鸟和谐共处。时光变得温情脉脉起来，渡尽劫波的人世变得如此值得。原来，暴风骤雨的历史进程中，最能打动人的，往往是平静的细节。

“伏鸟双尾虎”青铜器，来自大洋洲那个神秘大墓，是牛头城所在的地方国方的图腾徽标。

1989年9月，大洋洲商代古墓横空出世，出土青铜器近500件，其数量之多、造型之奇、纹饰之美、铸工之精为全国罕见，向世人呈现了一个“江南青铜王国”的风采。在此之前的1973年，江西樟树市境内发现吴城遗址，打破了“商文化不过长江”的说法。吴城与大洋洲，相距不过区区四十公里，二者之间，或许存在相互关联的历史文化密码。商周时期为蛮夷的江南，其实卧藏着鲜为人知的灿烂旖旎。

历史总是有迹可循，一道道青铜的身影组合成斑斓多姿的时光画卷。

那座兽面纹鸟耳夔形扁足铜圆鼎，双



新干大洋洲商代青铜博物馆内景

耳之上各自伏着一只戴冠凤鸟，凤目有神，好像流淌着某种言语。

那座兽面纹立鸟青铜罍，似乎依然被谁打击，乐律浑厚，余音绕梁。时间如同一件立体的打击乐器，外部冷硬，内有烈焰奔腾。

更为我所倾倒的是各种农具，它们的名字分别叫耒、铚、耨、铲、镰、铎、犁铧。农事为“立国之本”，青铜以农具的形式深入土地，谱写出生动的乐章，至今令人心潮澎湃。

这些满满当当的静物，分明是一个方国派出的使者团队，正穿越数千年的时空，向我表达善意。由此，我看见他们宴飨、祭祀、喜庆乃至丧葬的盛大礼仪，看见他们佩戴着精美的玉器参加社交、郊游、雅集的欢乐场景，看见他们躬耕陇亩、搏击风雨的身影。他们保留着对天地自然的敬畏，也渴望在短暂的生命中活出精彩，既然肉体腐朽迅忽，那么，就以青铜记录下来。多少人挥汗如雨，在时间的土地上播撒种子，才成就了文明的百花园、河流与森林。

他们姓名谁，从王侯到乡民，都只能共享一张“寄居者”的身份证。但是，那又何妨？天地过客，只要来过、爱过，生命便可以重如青铜，有千钧之沉。

行走在安静的博物馆里，我有一种强烈的意愿：戴上那个双面神人青铜头像，走向牛头城遗址，走向苍茫间，在天圆地方之处，与那些先民接头，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三

穹隆状玻璃建筑里，静静卧着那座商代大墓。其位置，处于大洋洲镇程家村附近的沙地。它被发现时，是一个毫不起眼的椭圆形土堆。没有人想到，在这普普通通的土堆下，竟然隐藏着惊人的秘密。

古墓的发现充满了偶然性。当时，大洋洲的数千名民工正热火朝天地修筑赣江大堤，一个村民用铁锹挖沙，其运气不是一般的好，竟然挖出来一件青黑色的铜器。于是，一座商代大墓揭开神秘面纱。